



岁月留声

为什么要读书

王志荣(郑州市)

央视主持人朱广权对于为什么要读书这个话题，有这么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它可以让你看落日余晖的时候想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而不是“夕阳真好看”；冬日看到雪花满天飞舞时能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而不是惊呼“雪真大”；如果不读书，走再多的路你也只是个过客……

不吃饭则饥，不读书则愚。读书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看清自己。人生路上，多学一点知识，就少一句求人的话。读书就好像一个储蓄罐，你投入的每一分努力，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完完全全地还给你。学习的知识就像年轻，随着时间的流逝，它在你的脑海里一点一滴地刻写着知识的痕迹、人生的收获。

读书是为了什么？我想龙应台的这段话，不管读多少遍都会觉得鞭辟入

里：“孩子，我要求你读书用功，不是因为我要你与别人比成绩，而是我希望你将来拥有选择的权利，选择有意义、有时间的工作，而不是被迫谋生。当你的工作在你生活中有意义，你就有成就感。”正如拜伦所说：“一滴墨水引发无数人的思考，一本好书改变无数人的命运。”小到个人的就业，大到家庭的维系与生存，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与科技发展的程度，都与读书息息相关。

在这个科技与现代化水平越来越高、内卷化程度越来越大的时代，也许读书不能够快速地带来丰厚的收益，但因为读过书，才让我们在这个纷繁的世界，能够有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与人竞争，可以让我们的想象不再受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能够给我们机会，出去看看世界的样子。

读书的目的，不在于取得多大的成就，而在于当你被生活打回原形陷入泥

潭时，给你一种内在的力量，凭借自身阅读构建起来的小世界，能以体恤式的温柔，给自己一些支撑，消解自身的苦难。

读书，不是为了雄辩和驳斥，也不是为了轻信和盲从，而是为了思考和权衡。读书，能增加人的智慧，净化人的心灵，是治愈人生苦闷的一剂良药；读书，能让我们拿得起、放得下，坦然面对生活中遇到的美好与风雨。读书，能让你的一颗心一直在路上。

读书，是苦难中的自愈，更是自渡。因为读书会增添你面对未知世界的底气。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不难发现，那些读过很多书的人，面对人生会有一种强烈的安全感和笃定感，即使是面对突发状况，他们也能应对自如。凡事多了几分淡定，少了些许慌张。而这一切，其实都是知识积累带来的眼界和底气，你读过的书却可以为你提供充足的情感与智慧。

为什么要读书？当我们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会吃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经记不起吃过什么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们的骨头和血液。读书对人的改变亦是如此，读过的书不一定全都记住，但会存在心里，它能让我们说话有道理，做事有余地，出言有尺度，嬉闹有分寸。

读书，就是剔除内心繁杂浮华的功利，淬炼宠辱不惊的胸怀，学会与自己友好相处。每个人读书，可能都有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必苛求一致，就像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的那样：“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彩，足以长才。其怡情也，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其博彩也，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其长才也，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读书，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读书是人生最好的修行，让人不惑、让人明了、让人自省、让人有尊严。



诗林折枝

鸪天·牧野风光

董建芳(河北省邯郸市)

一湖碧波沿岸岸。饭庄档次少虚空。
水禽归泊斜阳下，云凤高悬碧宇中。

残霞艳，玉弓胧。芦葭茂盛暮烟浓。
一带美景收心底，任酿佳篇入酒盅。

癸卯自寿

张含田(新乡市)

明镜额头雪，时光刻一轮。
何妨鸿梦老，漫惯蚁愁新。
风雨知天道，朝昏劳客身。
蹉跎把盏，逆旅且行珍。

量子纠缠(外一首)

卢小伟(原阳县)

我是条细细的光线
徘徊在世界的一端
我与你相隔十万光年
相去太远
相思太难

我可以量子纠缠
可我们还是相距那么遥远
我要穿越无限的空间
一路向前决不偏转
直到抵达你的身边

水的梦想

阳光灿烂时
地上的水挣脱引力升入天空
在蔚蓝的梦里缱绻成云
寒流凝结成雨扑向人间
它们撞击山岩敲打叶片
涌入河流坠入山泉
最终成为浩瀚的海
海水的颜色就是梦的颜色

石头的自述

裴祥旺(新乡市)

我是一块小小的石头
可以铺路架桥设防御敌
还能渗入泥土化为微小的颗粒
我曾在激情燃烧的岁月碰撞
又回归到涓涓细流里

我有我的生命场
用沉默让沉默呐喊
让滚烫强壮的身体融入贫瘠的土地

让灵魂用灵魂磨砺
用坚实铺平脚下的路基

我愿沉在农田的泥土中
沉在平静的小溪里
沉在深山老林的某个角落
任凭星转斗移四季更替
从不奢望被谁非常想起

冬雪辞(组诗)

尚庆辉(辉县市)

愿望

我把一朵春花的暗香
插在时光的鬓角
我把一声夏蝉的嘹亮
装满岁月的胸膛
我把一抹秋月的清光
注入浩瀚的海洋
我期待一场大雪
飘飘洒洒漫山遍野
我要在厚厚的雪被上
写下新春的愿望

头上落满白雪

我记得你站在雪地里样子
头上落满了雪花像一位老太太
你看着我笑
我就觉得
这就是你老了的样子
你老了的样子
真好看

白屋顶

那年冬天
故乡下了一场大雪
在老家的发小
给我发来故乡被大雪覆盖着的照片

看着一座座白蘑菇一样的屋顶
我好像看到了小小的我
躲在屋子里围着火炉取暖
父亲就着一把花生喝着散酒
母亲坐在旁边吱吱扭扭地纺线

来自远方的雪花

我站在异乡眺望故乡
迎面而来的雪花飘落脸庞
有一片雪花异常的温暖
我怀疑那一片雪花
来自遥远的故乡
那一定是母亲收到了我的思念
托这片雪花给我捎来了她爱的温暖



馨香一瓣

今日小雪

李淑慧(新乡市)

小雪，望着眼前的这两个字，瞬间觉得清爽，精巧，玲珑，美好。一个“小”字伴着“雪”字，轻柔地立在冬天的枝头。总想着小雪的季节里，总会有一些冬天的萧瑟景象，如翩翩飞舞的雪花总是有的吧，寒风也会有的，落叶也会有的，可是这一天里什么也没有。只有这样一个平平常常的节气，突然间就念起那首小诗，念起一个人来。那样的雪花小精灵，在这样的季节里尽情舞动，因为只有它们才能无声无息滋润这个节气里的万事万物。可是景物与天空极不相衬，气温与节气也极不相衬，今日没有一丝寒意，道路两旁整齐的石楠，新发的红色嫩叶格外惹人注目。小草也是在初冬的暖阳里，尽情地绿得耀眼。

看来小雪只是冬天的一个小名儿，把初冬最美好的时光都写在银杏的叶子上，白天阳光挥洒出耀眼，把整个冬天照耀得暖暖的，柔柔的，美美的。深绿的梧桐树，在阳光下绿得更加耀眼，银杏树满身金黄金黄的，把整个冬天衬托得更加婀娜多姿。这一束亮光开始阅读冬天里的一丝暖意，冬天里的诗情画意。牧野湖畔，依然嫩绿的垂柳轻拂过湖面，清澈的牧野湖水倒映着芦苇和楼群，独行的野鸭和自由自在的鸽子，在湖边悠闲地小憩觅食。

小雪，一定是水的女儿，把一粒粒，一串串，一朵朵，一滴滴美妙的雨聚在一起，让冬日的序幕银妆出场，亮出冰清玉洁的飒爽。

小雪，就如冬日的一位新娘，把轻柔轻轻罩在头上，等待懂她的，相惜，相依，相伴，相念的人轻轻掀开。

今夜月儿弯弯，风儿阵阵，月亮抚摸着小小的心事。我的心是安宁的，纯净的，充满激情和渴望的，即使经历过人间冷暖，经历过生死抉择，也在等一场小雪，等一场期盼的约会。



榴花

人行万里路，落叶总归根。随着年龄的增长，思乡的情绪亦日趋加深。

我离开老家已经四五十年了，现在家乡的变化是我想都想不到的。但是儿时的记忆仍时不时地跃入脑海。

那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山村，一条石头河从村子的西边拐向南边绕过。夏季雨水多时，山上的水就会喷河而下，这时，石河里的水清澈见底，碧波涟漪。男孩子必定要下水抓鱼摸虾、打水仗，滩上简直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女孩子会把积攒的衣物洗干净，把洗好的衣物晾晒在河滩上。河里的水过不了几天就枯竭了，河床里呈现出许多奇形怪状的鹅卵石。孩提时代的我们常在这儿捡自己喜欢的鹅卵石，要是能捡到一块红色的，在硬地上能划出鲜红的道道来，那就像获得宝贝似的爱不释手。

村庄的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寨门，中间的一条路沟，把20多户人家分居在南北两侧。寨门外七零八落的就没有几户人家了。整个村庄除了个别条件好点的住的是瓦房外，其余的全是土坯木头的房子。街当中有一口水井，用长条石砌成一米多高的井台，我们这儿的井水水质特别好，像甘露一样养育着全村的人。

村西头有一个“场”，过年过节，这里是最高兴的地方。村西边还有一座庙，我不知供的是哪位神仙，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去那里拜过神像，求神仙保佑我一生平安。



四季风铃

元亨斋

薛宏新(原阳县)

少年家穷，无钱买书，看到书走不动。上世纪80年代初迷上了文学，也认识了一些作家和喜欢文学创作的朋友。每次去县城，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崔士喜办公室的桌上有个简易的书架，都羡慕不已，心想，若是自己也有个桌子，桌子上摆个书架该有多好。及至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第一次盖房，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虽然盖了3间8米深的上房，想要弄个单独的书房，那也只能是想想而已。为了有地方放书，做大床时，床头柜做成了能装3层书的书柜。随着时间推移，认识的作家朋友越来越多，朋友赠的书和个人买的书也越来越多。8年前盖楼房时，设计了一个大书房，还让亦师亦友亦兄长的李银德给书斋取了个名字，曰：元亨斋。又让德高望重的县政协原主席刘宗训题写了书斋名。资料显示，乾卦的元亨，既是天元也是人元，通达则是天道和人道上的通达。坤卦的元亨，则是地道元，通达则是天道上的通达也是人道上的通达。屯卦的元亨，却是人元，通达则是天道和人道上的通达。元亨，约同于大吉。元，大也，亨，通也。书斋弄好后，书画家们惠赠墨宝为书房增光添彩不

少。海龙兄书写了“架上有书随我读，壶中无酒任它空”的四尺斗方。

“元亨斋”虽然不算太大，但室内整齐、明亮。步入书房，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位于墙四周的大书柜了。书柜共5层，层层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书籍，有文学类，也有医疗保健书，还有农作物的书等。

与书柜相连的是我的书案，标准的书案是一个做家具的朋友从郑州给我拉过来的，书案的对面挂着书法家鲁广金先生书写的“携卷东山唱，长吟壮诗魂”的对联和画家费金海、李幸福、段忠欣先生的画作。

元亨斋，让我开阔了视野！
元亨斋，让我增长了知识！
元亨斋，让我圆了多年期盼的梦想！
夜晚，驱除白昼的喧嚣与纷扰，独自一人，在书房，与书相伴，幸福无比。
静谧的夜晚，捧读一本自己喜爱的书，与古今中外的大师名家会心而谈，心海为之徜徉。

我爱书，更爱我的书房。书是我的财富，书房是我精神的故乡。
书房内，不仅有书，还有我喜爱的字画与花草。字画大多是书画家朋友

的惠赠，花草是自己养的兰花。书香与花香交织，那种享受真比当年娶新媳妇还美。

书籍犹如北斗之星，在黑暗中，在泥泞里，指引我前行的方向。书房就是一个光亮的世界。很多东西，眼睛看不到，读书可以；脚步不能丈量，读书可以；身体无法抵达，读书可以。喜欢读书，就等于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刻，换成一种享受。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明白世界，看清自己，让自己在无所依靠无所事事的时候，有一种严肃的力量推动你往前走。

读书越多，对世界和自身的理解便会越深刻。读书在悄悄帮你认识这个世界，悄悄帮你抹去脸上的肤浅与无知。与书厮守，人永远都不会老，书籍让我永葆似火之激情。

书房，不仅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修身养性的处所，还助力人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古人曰：“忧愁非书不释，愤怒非书不解，精神非书不振。”工作之余，我在“元亨斋”里读书。天地大且器，能有这么安静的一隅，开卷神游，掩卷遐想，足矣，足矣。

务就落在了我的头上。这是一件挺烦人的活儿，那鸡、猪好像在看我，一不留神它们就跑来了，死皮赖脸地赶不走，绑着我哪儿也去不了。

有一年我婶在“场”上翻晒豆秧，她把木杈住豆节垛旁一靠，垛里有一只母鸡惊叫着跑了，我婶托着我到垛上一看，哇！窝里有9个鸡蛋，不知是谁家的丢蛋鸡把蛋下在了这里。从那以后我时常留意那草垛，可始终也没有“馅饼”再掉下来，我有时做梦都是在捡鸡蛋。

我们家的“场”周围栽了六七棵枣树，有早熟的酥枣、晚熟的长枣，还有尖枣、疙瘩枣。深秋时节硕果累累，那挂着露珠，又酥、又脆、又甜，伸手可摘的红枣，让我感到惬意与满足。夜里若突然刮起大风，我奶奶必定要摸黑起床，去拾那些被风刮下来的枣。每年她都要把好的留作过年过节或赠亲送友，把那些虫拱的枣切成枣瓣，晒干后配以麸皮、玉米骨柴、糠炒焦后磨成面，这就是全家在青黄不接时赖以生存的“炒面”，用半碗“炒面”半碗稀饭搅拌成“戳骨朵”的干饭。因为肚里没有啥油水，所以吃起“炒面”来，别有一股香味。

平时小村里只有鸡鸣犬吠，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更无丝竹之声。现在的小村已今非昔比，楼高、路宽、车多，村民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变成了我儿时的梦幻世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

家，永远是我心中最温暖的地方。



人间真情

家

袁兆英(安阳市)

这座庙里的泥塑神像后来被打掉了，庙宇变成了学校。这是我村的第一所初级小学。在这里我上了4年小学，这儿是我一生求知的起点，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我的叔叔，感谢叔叔把我领进了知识的殿堂。

村东头有一个大水坑，我爷爷在这坑里沤过麻，这样的麻杆可以点火，吸烟时能代替火柴。我奶奶在这个坑边染过黑布。那时物质匮乏，我家没钱买染料煮黑，我奶奶就在这个坑里挖些污泥，揉在硬地上能划出鲜红的道道来，那就像获得宝贝似的爱不释手。

村庄的东西两头各有一个寨门，中间的一条路沟，把20多户人家分居在南北两侧。寨门外七零八落的就没有几户人家了。整个村庄除了个别条件好点的住的是瓦房外，其余的全是土坯木头的房子。街当中有一口水井，用长条石砌成一米多高的井台，我们这儿的井水水质特别好，像甘露一样养育着全村的人。

村西头有一个“场”，过年过节，这里是最高兴的地方。村西边还有一座庙，我不知供的是哪位神仙，小时候母亲带着我去那里拜过神像，求神仙保佑我一生平安。